

# 江流

## 美文

### A15

## 智慧与道德

■文/周国平

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：“智慧即美德。”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想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，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，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说到底，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。当然，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，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。

假、恶、丑从何而来？人为何会虚伪、凶恶、丑陋？我只找到一个答案：因为贪欲。人为何会有贪欲？佛教对此有一个很正确的解答：因为“无明”。通俗地说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对人生缺乏透彻的认识。所以，真正决定道德素养的是人生智慧，而非意识形态。把道德沦丧的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失控，试图通过强化意识形态来整饬世风人心，这种做法至少是肤浅的。

意识形态和人生智慧是两回事，前者属于头脑，后者属于心灵。人与人之间能否默契，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认同，而是

取决于人生智慧的相通。

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也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。所以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中，都有君子和小人。

社会愈文明，意识形态愈淡化，人生智慧的作用就愈突出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愈真实、自然。

知识是工具，无所谓善恶。知识可以为善，也可以为恶。美德与知识的关系不大。美德的真正源泉是智慧，即一种开阔的人生觉悟。德行如果不是从智慧流出，而是单凭修养造就，便至少是盲目的，很可能还是功利的和伪善的。



## 最好的风景是不惊动

■文/未见木香

如果我途经你的世界，你没有被惊动，没有去逢迎。那么，你将惊艳我的岁月。就算迎面撞见你的脸，还残留着隔夜的脂粉。

从凤凰回来，有朋友问，凤凰美么？答，美。将来愿意在那里老去么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不愿生活里有太多的刻意，不愿路过的风景有太多的惊动。

对凤凰古城神往过，因为从文先生。从那里回来，开始为从文先生感到伤心。因为他笔下的边城，他的故乡，永远地不在了。翠翠的等待停留在那个年代。仿佛斯嘉丽的“Tomorrow is another day”，没了下文。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边城，早已被巨大的商业利益惊动。凤凰，它的寄居者，每一天都在忙不迭地为从各地而来的游客准备着。每个人，好像都不属于这里。人们推搡着来到这里。匆匆地来，匆匆地走。看商铺如货品般堆叠，看货品如欲望般摇摇欲坠。同时，我又觉得幸运，因为我没有晚一些来凤凰。再晚，恐怕这刻意，更加深入骨髓了。

来凤凰，更想看到的是，一个真正活在这里的人。一天。一个真正活在这里的人，ta会是真实而喜悦鲜明的。ta会忙着自己的活计，想着日子要怎么过活。ta会在觉得累的时候去左邻右舍那里唠唠嗑。家长里短，全付笑谈中。ta偶尔坐在吊脚楼上，看沱江的水，想着“逝者如斯夫”而暗生了烦忧。任游人如织，也不该本来生活的姿态。而寄居在这里的人，他们每天都揣测着游客的喜恶。每一处，都有设计的刻意。

不管那里的人，最初的想法是什么，他们都为边城涂了又一层商业色彩。因为骨子里不属于这里，所以凸显刻意。因为是刻意，结果只能变了味道。

所以，我更愿意，在我的故乡老去。虽然它并不是，吾心安处。行走在乡下老家，能真正地让自己卸下警惕，褪去保护色。回归到朴素无华的自己。在田垄上，在坡上，在堰上，看野草闲花肆意疯长，好像存在于万物规律之外一样。没有“清流绕村落”的秀美，但至少它有一颗不被惊动的心。可以随意躺在草地上，就算有人经过也可全不在意。只看日光穿透云翳，为这宁静添一份神圣。

行在别处，就像虫子环绕路灯飞舞。借着路灯的光，它会褪去平庸甚至是丑陋。像一团萤火，追随风的身影，引人无限遐想。但当白昼将至，路灯熄灭，失却了光的色泽。它就不得不回归真实。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（我不喜欢的这个童话）等待王子的解救，它日复一日地等待光的来临。可是“光”景不长，生命不长。并且，它还要为每一次的“接近”付出代价。一种无可预料的代价。被光芒惊动，就必须付出代价，无论它是什么。

被繁华与利益惊动的古镇，也是如此。夜晚的凤凰，是化了浓妆的村姑，透露着小家子气的矫情。但有亲和感，不是无情而冷漠的。皇城根儿下的什刹海不是，它的每一处都是流光溢彩而不可亲近的。因为骨子里，古镇是温婉如诗的深闺女子。而什刹海是踏马看尽长安花的京城子弟。前者被惊得兵荒马乱，后者从来岿然不动。

如果我途经你的世界，你没有被惊动。只在风流云散里，梳理你生命的脉络。那么我会一点一点地辨识，细微处的感动——那些可堪固守的真实。即便它满目疮痍，即便它如荆棘刺痛连着心脏的手指。

如果你经过，也请不动声色。

## “火车”是个女人

■文/谢卫东

北齐皇室高家，历史上是个著名的重口味家族，但一手建立了北齐王朝的神武帝高欢，算个例外。史载高欢“天纵英明之略，神挺雄武之才”，可即使这么英明神武的人，也不能确保身边人不重口味。

《北史·郑仲礼传》中说，郑仲礼的姐姐为高欢所宠，宠到什么程度呢？郑仲礼因为这个姐姐的原因，当了高欢的帐内都督，掌管高欢的弓箭，并能“出入随从”，这对一生征战的高欢来说，应该说无比信任了。就是这个郑仲礼，却和别人串通了，勾结西魏，准备谋害高欢。

事发后，郑仲礼求姐姐帮忙，姐姐也真去求情了，高欢没有好意思当面拒绝，只是避而不见，但后来郑仲礼被处死的时候，郑家其他人却一点事都没有，“仲礼死而不及其家”，这在当时动不动就灭门的环境中，真是算得上皇恩浩荡了。

那么这个如此被高欢宠爱的女人是谁呢？火车，不错，她的名字就是“火车”。这个名字实在太剽悍了，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，但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早的火车。

火车姓郑，出生于荥阳郑氏，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家族。火车原是北魏广平王元悌的妃子，元悌被尔朱荣杀了，她成了寡妇，后来被高欢纳为妃子。英明神武的高欢对火车非常宠爱，以至于冷落了其他妃子。

第二次婚姻后，火车理该生活得开心幸福了。

谁也想不到，这却是一列“绿皮火车”。天平二年（公元535年），高欢出兵攻打刘劼，火车在家竟与世子高澄乱伦私通，要知道衙内高澄当时才14岁。高欢回来后，一名婢女将此事向他告发，并有两位婢女作证。

可以想见高欢当时的心情，但史书上说他只是打了高澄一百棍，然后把他关了起来。奇怪的是对火车没写怎么处理的，倒是与高澄的生母，自己的结发妻武明后娄昭君断绝了往来。

这事如何了结的，说来也挺有趣。高澄向高欢的老朋友司马子如求救。司马子如是装作路人甲，去见老朋友高欢，并请求见一见老嫂子娄昭君。高欢大概气不过，就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。

在听完高欢愤愤的诉苦后，司马子如开口了，第一句就石破天惊：“我的儿子司马消难也与我的小妾私通。”接着，司马子如

说：“像这样的事情呢，还是应该掩盖起来才是，别弄得大家都知道了，有那么光彩吗？”然后，他开始历数娄昭君从高欢发迹时对他的帮助，在高欢贫贱时，娄昭君对他不弃不离，“过去她常常拿父母的家财来供给大王。大王在怀朔被杖打，体无完肤，是谁日夜喂水喂饭，治疗疮伤？这样的恩义怎么可以忘却呢？更何况委娄领军（娄昭君的哥哥）功勋盖世，你怎么可以轻易冒出什么变动来呢？”

接下来司马子如又说了：“况且婢女的话您当然不能深信。”意思是事情还得继续深入调查。听了这一通忽悠，高欢顺理成章地便让司马子如去审问这件宫廷丑闻。

司马子如立即去见高澄，对这个子侄辈的孩子温和地责备说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诩？”说得很客气，很巧妙，意思是“你也是男子汉了，怎么可以因害怕父亲而自己抹黑自己呢？”

下面的事就简单了，司马子如让两位作证的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，又威逼告密的婢女自杀。然后，他告诉高欢说：“我深入调查了，发现所谓的密告果然是一派胡言，全是假话。”

于是“神武大悦”，高欢非常高兴，立即招来娄昭君和高澄一家人和好如初。高欢摆下酒宴感谢司马子如，并赐给司马子如黄金一百三十斤。当然，高澄也悄悄送给司马子如良马五十匹。

这事平息了之后，高欢估计还是很爱火车的，因为几年后，他和火车生了个儿子高润，文宣帝高洋受禅建立北齐后，这个高润被封为冯翊王，火车因此在史书上被称为冯翊太妃。

火车的故事基本说完了，但《北史·列传第二》中称“冯翊太妃郑氏，名大车，严祖妹也”，同一本书《北史·列传第二十三》说，“庶子仲礼……齐神武娶宏其姊火车。”一个是说郑严祖的妹妹，一个是说郑严祖的姐姐，也就是说郑严祖的女儿；一个说叫大车，一个说叫火车。

前后确实有些混乱，很可能是后来史书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和错误。不过，不管是大车还是火车，高欢的这列“神武号”绿皮火车，真是有够惊悚。

读史偶记  
du shi ou ji



花上精灵棕背伯劳 徐群 摄